

读者精品

珍藏本

[阅读经典]



成长心声

CHENG ZHANG XIN SHENG

读者俱乐部 / 主编

☐ 倾听成长的节拍 ☐ 开启心灵的窗户 ☐ 情感深处的共鸣



吉林大学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成长心声

CHENG ZHANG XIN SHENG

读者俱乐部 / 主编

吉林大学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成长心声/读者俱乐部主编. —长春市:

吉林音像出版社, 吉林大学出版社

2005. 12

(读者精品)

ISBN 7-5601-2886-6/J·318

I. 成... II. 读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. J. 31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1596 号

读者精品·成长心声

读者俱乐部 主编 责任编辑 于泓

出版: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邮编: 130021

印刷: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

发行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140 字数: 5000 千字

版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5601-2886-6/J·318

定价: 596.00 元(全套 20 册, 本册定价 29.80 元)

(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)

读者精品

珍藏本

孩子的情感需要往往与日俱增，而且随着孩子的成长不断发展。它既是一种激情，也是一项需要；既是一种感情，也是一项义务；既是一种必需，也是一种幸福。

——巴尔扎克

但願人長久
今甲子蟬娟
丁巳年夏月
吳昌碩書





目 录

潜力靠自己挖掘

家庭教师	萧 红 (2)
我的童年	许地山 (8)
妹妹的天空	冯晓丽 (13)
潜力靠自己挖掘	胡赛男 (17)
明天你坐在那里	林旭东 (19)
抓抓你的脑袋	龚成根 (21)
孤独的太阳花	向 阳 (24)
快乐姑妈	乐 毅 (29)
父亲教我擦皮鞋	周 磊 (31)
草叶集	惠特曼 (33)
忠 告	罗纳德·里根 (38)
海边幻想	惠特曼 (41)
人类的镜子	普里什文 (43)
自由与克制	罗斯金 (45)
不能承诺的	尼 采 (47)



鹰之歌

我所见的清华精神	朱自清 (50)
论不满现状	朱自清 (52)
做事情和做事业	白 玫 (57)
万年青	刘 永 (59)
安身立命之本钱	张子忠 (62)
流淌的力量	董全满 (64)
无臂的握手	朱 敏 (67)
请别做那下一个	龙 梅 (76)
我要找到你	胡珊珊 (78)
我为什么生活	罗 素 (83)
行前寄语	托尔斯泰 (85)
鹰之歌	高尔基 (90)
海 燕	高尔基 (95)
风 暴	狄更斯 (97)

世界像一个舞台

论做作	朱自清 (100)
小偷、车夫和老头	萧 红 (105)
海滩上没有发生的事	琦 珍 (108)



生活好比是冷水	古元斌 (110)
沃尔曼试金石	尤文斯 (112)
石下小船	霍 峰 (115)
绣 萝	王成军 (121)
有音乐的人生是美丽的	杨永梅 (128)
人的生命的基本矛盾	托尔斯泰 (133)
禽 鸟	霍 桑 (137)
马	托尔斯泰 (141)
门 槛	屠格涅夫 (143)
音 乐	罗曼·罗兰 (145)
狗	布 封 (147)
世界像一个舞台	莎士比亚 (151)

我的青春没有输掉

骂杀与捧杀	鲁 迅 (154)
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	许地山 (156)
把美留下	汤 顺 (162)
一席话的智慧	伍 琛 (163)
咖 啡	杨莹莹 (166)
那位小同事	邢扬林 (168)
失学的痛楚	孙希华 (171)
最无价值一课	段成根 (174)



重返伊尼德	杰 克 (180)
赞美的价值	汉森 (185)
仁心胜于仁术	蔡木林 (188)
从不说他做不到	曼沃宁 (196)
一句话改变一生	郝 尔 (198)
我的青春没有输掉	王 克 (201)
不要担心,一切会好的	瓦特金斯 (205)
自由与财富的使命	奥里森·马登 (209)
时代的昭示	佛兰西丝·威拉德 (212)
梦	屠格涅夫 (214)
清醒的现实	罗曼·罗兰 (217)

潜力靠自己挖掘



电灯照耀着满城市的人家。钞票带在我的衣袋里，就这样，两个人理直气壮地走在街上，穿过电车道，穿过扰嚷着的那条破街。

家庭教师

—— 萧 红

二十元票子，使他作了家庭教师。

这是第一天，他起得很早，并且脸上也像愉悦了。我欢喜地跑到过道去倒脸水，心中埋藏不住这些愉快，使我一面折着被子，一面嘴里任意唱着什么歌的句子。而后坐到床沿，两腿轻轻地跳动，单衫的衣角在腿下抖荡，我又跑出门外，看了几次那个提篮卖面包的人，我想他应该吃些点心吧，八点钟他要去教书，天寒，衣单，又空着肚子，那是不行的。

但还是不见那提着膨胀的篮子的人来到过道。

郎华作了家庭教师，大概他自己想也应该吃了。当我下楼时，他就自己在买，长形的大提篮已经摆在我们房间的门口了。他仿佛是一个大蝎虎一样，贪婪地，为着他的



食欲，从篮子里往外捉着面包、圆形的点心和“列巴圈”，他强健的两臂，好像要把整个篮子抱到房间里才满足。最后他付过钱，下了最大决心，舍弃了篮子，跑回房中来吃。

还不到八点钟，他就走了。九点钟刚过，他就回来。下午太阳快落时，他又去一次，一个钟头又回来。他已经慌慌忙忙像是生活有了意义似的。当他回来时，他带回一个小包袱，他说那是才从当铺取出的从前他当过的两件衣裳。他很有兴致地把一件夹袍从包袱里解出来，还有一件小毛衣。

“你穿我的夹袍，我穿毛衣。”他吩咐着。

于是两个人各自赶快穿上。他的毛衣很合适。惟有我穿着他的夹袍，两只脚使我自己看不见，手被袖口吞没去，宽大的袖口，使我忽然感到我的肩膀一边挂好一个口袋，就这样，我觉得很合适，很满足。

电灯照耀着满城市的人家。钞票带在我的衣袋里，就这样，两个人理直气壮地走在街上，穿过电车道，穿过扰嚷着的那条破街。

一扇破碎的玻璃门，上面封了纸片，郎华拉开它，并且回头向我说：“很好的小饭馆，洋车夫和一切工人全都在这里吃饭。”

我跟着进去。里面摆着三张大桌子。我有点看不惯，好几部分食客都挤在一张桌上，屋子几乎要转不过身来。我想，让我坐在哪里呢？三张桌子都是满满的人。我在袖



口外面捏了一下郎华的手说：“一张空桌也没有，怎么吃？”

他说：“在这里吃饭是随随便便的，有空就坐。”他比我自然得多，接着，他把帽子挂到墙壁上。堂倌走来，用他拿在手中已经擦满油腻的布巾抹了一下桌角，同时向旁边正在吃的那个人说：“借光，借光。”

就这样，郎华坐在长板凳上那个人剩下来的一头。至于我呢，堂倌把掌柜独坐的那个圆板凳搬来，占据着大桌子的一头。我们好像存在也可以，不存在也可以似的。不一会儿，小小的菜碟摆上来。我看到一个小圆木砧上堆着煮熟的肉，郎华跑过去，向着木砧说了一声：“切半角钱的猪头肉。”

那个人把刀在围裙上，在那块脏布上抹了一下，熟练地挥动着刀在切肉。我想：他怎么知道那叫猪头肉呢？很快地我吃到了猪头肉了。后来我又看见火炉上煮着一个大锅，我想要知道这锅里到底盛的是什麼，然而当时我不敢，不好意思站起来满屋摆荡。

“你去看看吧。”

“那没有什么好吃的。”郎华一面去看，一面说。

正相反，锅虽然满挂着油腻，里面却是肉丸子。掌柜连忙说：“来一碗吧？”

我们没有立刻回答。掌柜又连忙说：“味道很好哩。”

我们怕的倒不是味道好不好，既然是肉的，一定要多花钱吧！我们面前摆了五六个小碟子，觉得菜已经够了。



他看看我，我看看他。

“这么多菜，还是不要肉丸子吧。”我说。

“肉丸子还带汤。”我看他说这话，是愿意了，那么吃吧。一决心，肉丸子就端上来。

破玻璃门边，来来往往有人进出戴破皮帽子的，穿破皮袄的，还有满身红绿的油匠，长胡子的老油匠，十二三岁尖嗓子的小油匠。

脚下有点潮湿得难过了。可是门仍是来来往往。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妇女，抱着孩子在门外乞讨，仅仅在人们开门时她说一声：“可怜可怜吧！给小孩点吃的！”然而她从不动手推门。后来大概她等到时间太长了，就跟着人们进来，停在门口，她还不把门关上，表示出她一得到什么很快就走的样子。忽然全屋充满了冷空气。郎华拿馒头正要给她，掌柜的摆着：“多得很，给不得。”

靠门的那个食客强关了门，已经把她赶出去了，并且说：“真他妈的，冷死人，开着门还行！”

不知哪一个发了这一声：“她是个老婆子，你把她推出去。若是个大姑娘，不抱住她，你也得多看她两眼。”

全屋人差不多都笑了，我却听不惯这话，我非常恼怒。

郎华为着猪头肉喝了一小壶酒，我也帮着喝。同桌的那个人只吃咸菜，喝稀饭，他结账时还不到一角钱。接着我们也结账：小菜每碟二分，五碟小菜，半角儿猪头肉，半角钱烧酒，丸子汤八分，外加八个大馒头。



走出饭馆，使人吃惊，冷空气立刻裹紧全身，高空闪烁着繁星。我们奔向有电车经过叮叮响的那条街口。

“吃饱没有？”他问。

“饱了，”我答。

经过街口卖零食的小亭子，我买了两纸包糖，我一块，他一块，一面上楼，一面吮着糖的滋味。

“你真像个大口袋。”他吃包子以后才向我说。

同时我打量着他，也非常不像样。在楼下大镜子前面，两个人照了好久。他的帽子仅仅扣住前额，后脑勺被忘记似的，离得帽子老远老远的独立着。很大的头，顶个小卷沿帽，最不相宜的就是这个小卷沿帽，在头顶上看起来十分不牢固，好像乌鸦落在房顶，有随时飞走的可能。别人送给他的那身学生服短而且宽。

走进房间，像两个大孩子似的，互相比着舌头，他吃的是红色的糖块，所以是红舌头，我是绿舌头。比完舌头之后。他忧愁起来，指甲在桌面上不住地敲响。

“你看，我当家庭教师有多么不带劲！来来往往冻得和个小叫花子似的。”

当他说话时，在桌上敲着的那只手的袖口，已是破了，拖着线条。我想破了倒不要紧，可是冷怎么受呢？

长久的时间静默着，灯光照在两人脸上，也不跳动一下，我说要给他缝缝袖口，明天要买针线，说到袖口，他警觉一般看一下袖口，脸上立刻浮现着幻想，并且嘴唇微



微张开，不太自然似的，又不说什么。

关了灯，月光照在窗外，反映得全室微白。两人扯着一张被子，头下破书当做枕头。陋壁手风琴又咿咿呀呀地在诉说生之苦乐。乐器伴着他。他慢慢打开他幽禁的心灵了：

“敏子，……这是敏子姑娘给我缝的。可是过去了，过去了就没有什么意义。我对你说过，那时候我疯狂了。直到最末一次信来，才算结束，结束就是说从那时起她不再给我来信了。这样意外的，相信也不能相信的事情，弄得我昏迷了许多日子……以前许多信都是写着爱我……甚至于说非爱我不可。最末一次信却骂起我来，直到现在我还不相信，可是事实是那样……”

他起来去拿毛衣给我看，“你看过桃色的线……是她缝的……敏子缝的……”

又灭了灯，隔壁的手风琴仍不停止。在说话时他叫那个名字“敏子，敏子。”都是喉头发着水声。

“很好看的，小眼眉很黑……嘴唇很……很红啊！”说到恰好的时候，在被子里边他紧紧捏了我一下手。我想：我又不是她。

“嘴唇通红通红……啊……”他仍说下去。马啼打在街石上嗒嗒响声。每个院落在想象中也都睡去。



小时候的事情是很值得自己回想底。父母底爱固然是一件永远不能再得底宝贝，但自己的幼年的幻想与情绪也像孤云随着旭日升起以后，飞到天顶，便渐次地消失了。现在所留底不过是强烈的后象，以相反的色调在心头映射着。

我的童年

—— 许地山

小时候的事情是很值得自己回想底。父母底爱固然是一件永远不能再得底宝贝，但自己的幼年的幻想与情绪也像孤云随着旭日升起以后，飞到天顶，便渐次地消失了。现在所留底不过是强烈的后象，以相反的色调在心头映射着。

出世后几年间是无知的时期，所能记底只是从家长们听得关于自己底零碎事情，虽然没什么趣味，却不妨记实；在公元一八九三年二月十四日，正当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底上午丑时，我生于台湾台南府城延平郡王祠边的窥园里。这园是我祖父置底。出门不远，有一座马伏波祠，本地人称马公庙，称我们的家为马公庙许厝。我的乳



母求官是一个佃户的妻子，她很小心地照顾我。据母亲说，她老不肯放我下地，一直到我会在桌子上走两步底时候，她才惊讶地嚷出来：“丑官会走了！”叔丑是我底小名，因为我是丑时生底。母亲姓吴，兄弟们都叫她“姬”，是我们几个弟兄跟着大哥这样叫底，乡人称母亲为“阿姐”，“阿姨”，“乃娘”，却没有称“姬”底，家里叔伯兄弟们呼称他们底母亲也不是这样，所以“姬”是我们兄弟对母亲所用底专名。

姬生我底时候是三十多岁，她说我小的时候，皮肤白得像那蜕皮的螳螂一般。这也许不是赞我，或者是由乳母不让我出外晒太阳的原故。老家底光景，我一点印象也没有。在我还不到一周年底时候，中日战争便打起来了。台湾底割让，迫着我全家在一八九六年□日（原文空掉日子）离开乡里。姬在我幼年时常对我说当时出走底情形，我现在只记得几件有点意思底，一件是她在要安平上船以前，到关帝庙去求签，问问台湾要几时才归中国，签诗回答她底大意说，中国是像一株枯杨。要等到它底根上再发新芽底时候才有希望，深信着台湾若不归还中国，她定是不能再见到家门底。但她永远不了解枯树上发新去是指什么，这谜到她去世时还在猜着。她自逃出来以后就没有回去过。第二件可纪念底事，是她在猪圈里养了一只“天公猪”，临出门底时候，她到栏外去看它，流着泪对它说：“公猪，你没有福分上天公坛了，再见吧。”那猪也像流着泪，用那断